



# 思念我的高升庄

●王孝

我的故乡高升庄,位于朔城区东南15公里的平原川地,隶属贾庄乡管辖。全村404户,1805口人,耕地面积5500亩。村域地势平坦,土地肥沃,水源充足,林茂粮丰。距朔广公路2.5公里,柏油路直通县城,交通便利。村中民居青堂瓦舍,整洁有序;街道宽敞,绿树成荫,太阳能路灯明亮;家家通有自来水,春播秋收机械化;村委会院内健身器材齐全,文化广场上群众舞活跃;村民们衣食无忧,生活小康。整个村庄环境优美,生机盎然,掩映在一片绿树丛林中。

童年的高升庄,村民居住分南北两园(村),中间隔着一条小渠,小渠附近一片不成材的榆树林,村人唤作“榆树场”。公社化年代,随着人口逐年增长,此处村民建房,大队建办公室、学校、饲养处,副业加工坊等占地,使南北两园中间相隔空地逐年缩小,呈“工”字形的三条主街道将南北两园紧紧连在一起,村间小渠亦绕过村北,向东归入跃进渠。

据明万历年间《马邑县志》记载,高升庄原名“史家庄”,因“史”与“死”谐音,知县巡察路经此地,避嫌“死家”不吉利,祈福自己为官步步高“高升”,遂下令易名“高升庄”,一直延续至今。村周围土地大部分属胶泥和黄土二色地,村东部分地有盐碱。一般年景,只要春季保住苗,三伏不缺雨,即丰收在望;历史上从未有过颗粒不收的饥荒年,传有“明忻州,暗埠县,比不上高升庄树围圃”的美名。“树围圃”是

贴近村西边的一块胶泥地名。该地民国初泽蒲任县长时,种的糜黍长有一房高,名冠四方。高升庄一直是朔县东川有名的产粮村之一,文革前,曾是县委书记袁极平下乡的蹲点所在地。如今的“树围圃”地,稼禾丰收画面,已不复存在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变为村民的宅基地。一幢幢砖木结构院落排列整齐,室内外装饰各具特色。“树围圃”已成昨日景观,留给后人的是难忘的记忆。

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村民们固守本土,不失传统,以农为生;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养成了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。村中句姓大户,人口占65%以上;甄姓次之,聚居于北园;王姓集中在南园西部,尚有其他姓氏若干。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,全村2000多口中,句甄两家出过几名中小学教师,而大学生仅太原工学院毕业甄彦一人。改革开放后,村民思想解放,富有开拓意识的年轻人,走出家门,经商打工,自我发展,创业成功了不少个体户、专业户、实业家。村民们尊师重教,莘莘学子,勤奋努力,学有所成。进入全国“985”“211”工程重点院校者,屡见不鲜;获得博士、硕士学位者,不乏其人,他们供职于社会各行各业,为国家贡献力量,为家乡增光添彩。

北园村东南有古庙一座,建于何年,不得而知。正殿3间,龙王庙坐北朝南,东西两侧供奉着关帝爷与老君爷;往南十几米有3间戏台;东侧有钟楼,西侧为山门;庙院石子铺漫,东西各有禅房数间;我

上小学时的教室即设在西禅房;复式班1—4年级,教师1人,学生断断续续不超35人。当院偏西,一棵一人搂不住的大柳树,宛如卧龙由北向南巍立着,村人唤作“神树”;树皮破裂,树心虚空,几枝分杈上梢依旧高昂着头,每逢盛夏,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,其顽强生命力不亚于戈壁胡杨,它见证了古庙的沧桑。

后来古庙拆除,3间戏台原样搬迁在“榆树场”大队办公室附近;“神树”孤守几年后毁于火灾;庙钟保存完好,现悬挂于朔城区崇福寺文管所钟楼。钟上铭文曰:“高升庄旧钟,年远日久被破坏,句在文、甄两曹阔乡公议,施舍布施,多寡不分,铸造新钟一口,重三百斤,(布施人名单)……大清道光六年(1823年)吉日。”

上世纪五十年代,大队无机井,地下水位高,故乡的老井水源充足,人畜吃水绰绰有余。木桶吊下3米深即可盛满水;井旁置一碓臼,供牲畜饮水用。每逢夏季傍晚,老井四周十分热闹。有给自家水瓮担水的,有赶着牲畜饮水的,有刚从田间回来驻足闲聊的;大人的谈笑风,小孩的打闹声,骡马牛羊的嘶鸣声,混响一片,组成了一曲“民间交响乐”。冬季,周围结满了厚厚的一层冰,顽皮的小孩,不顾寒冷,坐在自钉的木滑冰车上,你滑来我滑去,不亦乐乎!他们仰脸嬉闹,全然不顾,单等人呼唤“回家吃饭了”方才散去。队里不通电时,粮食加工全靠石磨石磨。眼看炊烟袅袅,夜幕降临,石碾周围

磨和石碾。那时,我老奶的院里就有一盘高大的石碾,我爷爷的堂前地下也有一盘箩头大小的石磨。碾和磨作用一样,用处不同,如果是推一两斤的粮食,多是用小磨的,出面率高一点,反之,就用碾子,可人推,也可驴拉,效率比小磨高很多。我小时候,雁北机械厂(朔州锅炉厂前身)家属院有一间很大的碾坊,我拿着箩子,跟着背着粮食的奶奶或妈妈,从巷子里翻过北城墙,再爬过城墙就到了,没有一回是不排队的,尤其是到了腊月,早上起来排队,一直得排到后半晌。

上小学的时候,每逢寒暑假两个假期,我都是要到下团堡村我的姥娘家住几天的。大约记得是1973年的正月初十,我已在姥娘家住了三天了。姥娘家很穷,莜面是没有的。初九吃罢早饭,姥娘就悄悄和姥爷说:“明儿就是‘石籽’哩,家里还有一升黄米,你到碾子上推了,就给外孙孙吃素糕哇,你说哩?”

“不是有些一碗素油吗?丢下做啥呀?”姥爷有些不高兴地说。“就剩下这一碗啦,十五不吃啦?”姥娘为难地回答。“十五外孙就回城了,先就炸了哇。唉!”姥爷不容分辩道。

“还是你望外孙亲,那好,赶紧去推碾哇,明儿就不敢动碾盘啦。”姥娘说着就去取那一夜来推黑夜就已粉上的黄米。

人人可为。然后上笼床上蒸熟即可。河捞也是用滚水和好面,再用河捞床压在笼床上,蒸熟即可。不过,主妇在“小腿肚子上的蒸法”毕竟不卫生,如今已经绝迹了。

饨饨的做法,用冷水、滚水和面均可,面和好后用轱辘擀开,铺上一层生山药丝丝,再卷成六厘米粗的圆柱形,然后用刀子切成墨水瓶高低的墩墩,上笼蒸熟即可。说饨饨不上讲究,是因为它卷了山药丝丝,莜面味道淡了许多。可是它的优点是省面不说,还风味独特。

说来奇怪,朔县的暖崖、利民等地盛产莜麦,而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,朔县的莜面却十分的紧缺,仅次于白面。不少人家的石籽节,饨饨只好拿高粱面来顶替,人称“红饨饨”。

我爷爷的生日正好是正月初十。朔县人过生日有个讲究——必须要吃油炸糕,寓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,也有期盼长寿的意思。我们家这一天该吃啥?奶奶说还是吃糕好,爷爷说石籽节还是吃莜面对,各说各有理,似乎年年说,年年争,每当此时,我母亲便笑着说:“都做上哇,想吃啥吃啥!”自然皆大欢喜,我爷爷和奶奶的脸上笑开了花。

像我这一代人,不知是小时候吃不上莜面,还是莜面的味道强烈而又独特,反正是不喜欢吃莜面,偶尔碰上吃莜面,闻着就头痒,听着就麻烦。母亲骂我们兄妹

## 朔县年俗杂忆(七十六)

# 石籽儿

●陈永胜

“都是些嚷糠头,没福头”,我爷爷听后笑着说:“不要这样顿不顿就骂娃们,长大了就好吃啦。”果然是这样,长大后,我们对莜面是百吃不厌的。

莜面蒸熟后,如果像馍馍一样吃,并不十分可口。因此朔县人有两种吃法,一是蘸上羊肉汤汤吃,一是蘸上油花盐水吃,各有奇妙,因人而异。我的喜好是蘸盐水。盐水有的是现调,有的是用腌咸菜来调,同时拌上一些黄瓜丝、水萝卜丝,再用糊麻油炆上一勺头贼菜花,最后加上两筷子油炸捣碎后的辣椒,顿时,盐水碗里红、白、黑、绿、粉异彩纷呈,上面又飘游着一层金灿灿的油花花,把人的胃口吊到了半天上。

蘸上这盐水先咬上一口,莜面、黄瓜、萝卜、贼菜、辣椒、胡油的芳香各不相让,奔腾着涌进你的喉咙里,让人有着说不出的美妙,有名的四川麻辣火锅也为之失色了不少。

我爷爷说:“人们吃好了,石头爷也肯定吃好了。”

“我看是你先吃好啦。”奶奶笑着说。爷爷离开人间已经25年了,这句话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。

## 三

电磨问世以前,人们吃面是很艰辛的一件事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,朔县城里人磨面还基本上是手工的石

磨和石碾。那时,我老奶的院里就有一盘高大的石碾,我爷爷的堂前地下也有一盘箩头大小的石磨。碾和磨作用一样,用处不同,如果是推一两斤的粮食,多是用小磨的,出面率高一点,反之,就用碾子,可人推,也可驴拉,效率比小磨高很多。我小时候,雁北机械厂(朔州锅炉厂前身)家属院有一间很大的碾坊,我拿着箩子,跟着背着粮食的奶奶或妈妈,从巷子里翻过北城墙,再爬过城墙就到了,没有一回是不排队的,尤其是到了腊月,早上起来排队,一直得排到后半晌。

上小学的时候,每逢寒暑假两个假期,我都是要到下团堡村我的姥娘家住几天的。大约记得是1973年的正月初十,我已在姥娘家住了三天了。姥娘家很穷,莜面是没有的。初九吃罢早饭,姥娘就悄悄和姥爷说:“明儿就是‘石籽’哩,家里还有一升黄米,你到碾子上推了,就给外孙孙吃素糕哇,你说哩?”

“不是有些一碗素油吗?丢下做啥呀?”姥爷有些不高兴地说。“就剩下这一碗啦,十五不吃啦?”姥娘为难地回答。“十五外孙就回城了,先就炸了哇。唉!”姥爷不容分辩道。

“还是你望外孙亲,那好,赶紧去推碾哇,明儿就不敢动碾盘啦。”姥娘说着就去取那一夜来推黑夜就已粉上的黄米。

碾盘就在姥爷家的大门外,姥爷说是清朝光绪年间他们高家几个叔伯弟兄集资买的公用碾盘,虽然推起来“吱吱呀呀”的有些陈旧,但还是很出面的。工夫不大,我就和姥爷把一升黄米推成面了,上箩子一筛,一股清香的气味扑面而来。

## 四

民间传说,正月初十也是老鼠聘女的

依旧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社员们白天队里忙农活,加工米面常在清晨傍晚,人数多时尚须排队等候。大人闲聊叙话,小孩玩耍嬉戏;顽皮幼稚的小孩,不时绕着碾道乱跑,影响大人劳作。且看碾米这一家:“男人奋力推碾转,女人轻扫细簸扬;汗流满面花含露,尘扑蛾眉柳叶霜;孩子肚饥嚷回家,米糠一起急收场!”逢时过节,碾米磨面尤为忙碌,夜静风停,煤油灯照明,通宵达旦习以为常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是高升庄人口的鼎盛时期,6个生产小队,人口达到2000人。队办学校、供销社、卫生所,理发室等生活服务设施齐全。大队党支部书记句功工作作风过硬,带领大队“一班人”与全体社员战天斗地,发展生产。他艰苦朴素,吃苦耐劳,大公无私,率先垂范,常年餐风饮露,奔波在生产第一线。由青壮劳力组成青年专业队,夜以继日,打井开渠,兴修水利,实现了机、井、渠、田、路五配套。粮食产量逐年增长,农民口粮自足有余,缺粮户寥寥无几;每个工分开资近1元,居朔县东川第一家。秋冬农田基本建设、粮食颗粒归仓、交售公粮任务完成等工作年年全公社排名首位。高升庄被评为全县先进集体、模范党支部,是每年“三千会”重点表彰的几面红旗之一。

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,文化教育迅速发展。学校亦有“育红班”,增设了初中班。逢年过节少不了“混灶火”,队干部带头上演“活报剧”;组织锣鼓秧歌队,元宵宵挨门逐户“转旺火”拜年祝福;普及样板戏时,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,排练的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等剧目出村演出,获得好评。

以农为主,多种经营,大力发展农副加工业。队办电磨坊、豆腐坊、榨油坊四季营业;把全队的泥、木、铁、黑皮、箩箩匠人组织起来;村西南建有养猪场、苹果园,村东开办砖瓦窑;大队拥有“东方红”链轨车耕地,三零型轮胎车跑运输;集体经济巩固壮大,社员收入逐年增加。是句功带领高升庄走向了兴盛繁荣,他离任时给村里留下数十万存款积蓄。村民们至今怀念他“公道正派,勤政廉洁”的治村岁月。

天涯游子意,月是故乡明。高升庄的一草一木令人永久思念,啊,故乡难忘!

压题图片 丁明作

“大喜日子”。

老鼠位列十二生肖之首,能耐非凡。尽管它有极其可恶可恨的一面,但在民间它依然被人们视为是多子多福的动物。有关老鼠题材的文艺作品、剪纸、漫画、戏曲比比皆是。关于老鼠聘女的具体日子,各地不一,有正月初三的、初五的、初十的、二十的、二十五的不等。朔县人的三个日子,分别是正月初十、二十和二十五,以初十居多,一个正月有三个日子偷偷偷看老鼠娶亲,这在众多的民间节日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,可见人们对老鼠的敬畏不是一般的敬畏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朔县城里人已对老鼠聘女的传说不当一回事了,不过是到了初十这一天念叨念叨而已。但在乡村还是比较讲究的。我在姥爷家就见过三四回。记得就是在前边说过的吃油炸糕的那个日子,捏糕的时候,姥娘就捏了二十来个拇指盖大小的小饺饺,摆在一个小拍拍上。“姥娘,咋捏这么小,给谁吃呢?”我不解地问。“今儿黑夜老鼠娶媳妇哩,赏给它们的。”姥娘看我不知道,“你奶奶家里今儿不捏这个?”

“不捏,没见过。”我如实回答。“给姥娘端在后正面的瓮盖上,黑夜送给老鼠。”姥娘吩咐着我。正月里天黑得快。还没等天全黑下来,姥娘就给我们吃了晚饭,又亲自把中午捏好的小饺饺一个一个地放在瓮间吞瓮里。

那一年,下团堡村也通了电灯,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,反正是十天五不着,主角还得靠煤油灯来当。天说着就黑了下来,只有灶火里的炭火闪着火盖大的一片红光。“今儿连灯也不用点啦,睡下听老鼠聘女哇。”姥娘说。

“姥娘,老鼠多会儿就来啦?”“嘘,不敢作声,不大一会儿就来啦。”“吭吭吭——吭吭吭——”我姥爷当长工时落下了深度气管炎的毛病,一年四季咳嗽不断,至死为止。

“真犊子死人啦。”姥娘很是不满地责备着我姥爷。“哈哈——”我二舅和三舅笑成了一团。

“不敢笑啦。老鼠就要出来啦。”姥娘说。于是全家人又静了下来。小娃娃是跌倒就睡的,我白天和表兄弟们玩耍了整整一天,未及听到老鼠聘女的一点响动,就早已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第二天醒来后问姥娘,咋没听见老鼠聘女?姥娘笑着说:“你早就睡着啦,印都听好啦,你等明年再听哇。你给姥娘去瓮吞吞看看饺饺糕子吃了没。”

我爬倒头一个瓮吞吞一个瓮吞吞地看,果然一个也没有了。姥娘高兴地说:“顶事啦,老鼠安顿好啦,今年它们不会欺侮你爷爷的粮食啦。”

乡下人传说,正月初十这一天,你要是不好好犒赏一下老鼠,它们就会糟蹋你一年。我姥娘说“顶事啦”,就是指犒赏好了老鼠。显然,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如今,城里人吃的面连电磨也不用了,粮店里现有现成的袋子面;住进楼房里的人们,见个老鼠也撵罕了,用不着“安顿”了。所以“石籽儿”节快彻底消失了,似乎只有老朔县人还讲究吃那一顿莜面。

弟弟打回电话说,他的书出版了,让我上网看看。我急切地打开电脑,淡蓝色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:编著 樊海云 清华大学出版社。看着这些字,我很激动!又有些不相信:这就是那个和我从小携手长大的弟弟吗?真的是吗?

弟弟小我一岁。由于我们姐弟四人,妈妈忙不过来,我和弟弟几乎由奶奶带大。童年,我每天拉着弟弟的手一同出去玩,充当弟弟的监护人。弟弟常喊我“爱姐”,我也很高兴热烈地应着。妈妈说爱姐就爱姐吧,是爱他的二姐哩。

小时候,喜欢给弟弟当马骑,为的是让弟弟高兴。慢慢长大,弟弟成了我的监护人,我老丢三落四,每次上学前总是找不到需要的东西,这时候,弟弟就会把东西放在我面前,也不说什么。考试前,弟弟总会给我把墨水打满,告诉我两支笔都已经打好墨水了,还有草稿纸放在了什么地方。高中的时候,和弟弟在一个屋学习,我爱坐在床上看书,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弟弟向来是在书桌前学习,说这样学习不会迷糊,还给我充当哨兵,等到妈妈来了,会喊我一声。看我惊慌失措的样子,他会轻轻地摇头,而什么都不说。不会的数学题请教弟弟,他老是说显然,这一步就推到了下一步。一听这个显然我就哭,妈妈过来骂弟弟不好好给我讲,他会一言不发,而后小声跟妈妈说:那是公式,不用讲的。那年,一同高考,弟弟考上了重点大学,去了遥远的广州上大学。他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给我买衣服,我说你不要浪费钱了,他说我看校园女生穿着好看,就想给你买。而我当时也在省城太原读书,却从未给弟弟买过什么。

有些爱,错过了表达的时候就很少有机会再去表达。再以后,弟弟留在了广州工作,很少回家。2000年弟弟分了房子,邀请我们一起去,我们四家人浩浩荡荡都去了,没有考虑很多,事后妈妈说,弟弟买挂面都买不起了,却没对我们说什么。想想他当时上班没几天,工资也不高,又装了房子,确实很紧。再以后,听说弟弟跳槽去了深圳。跳槽的原因不清楚,他什么都不会对家里人讲。他眼角有伤,是在单位荣立二等功时留下的,这是很久以后才听弟媳说的,他是不对家里人讲的,怕我们担心。最后他结婚生子,更是很少回家了。我的这个从小携手长大的弟弟就变成了模糊的记忆,剩下的就只是听说了。听说弟弟读研,听说他又读博,听说弟弟年薪很高,听说他经常地飞全国各地,听说他生了个儿子很聪明,听说他开始了写书,听说他吃胖了……

在听说的时候,我的心不知是什么滋味,那个携手长大的弟弟变得这么遥远模糊。去年,我因想念五年未曾见面的弟弟,于是就飞往深圳去看他。我们一开始彼此有些拘束,不知道

## 往昔年节味厚浓

●牛应成

无端窗前常忆旧,往昔年节味厚浓。一进腊月年味重,缝补拆洗刷墙糊。赶制年食瓮里装,做糕炸底熬黎明。春联鲜红贴门框,窗花栩栩剪艺精。年夜饭旺火苍鸾醒,猎猎熊焰耀天红。阵阵炮竹震天响,兴高彩烈万家同。水煮饺子鲜又香,压岁红包给孩童。无论官商贫富户,忠孝为先永继承。城乡无别同风俗,过年团圆敲鼓敲。亲朋拜年任正月,相互作揖祝福声。千古民俗元宵闹,街头文艺欢庆隆。

## 春光

●高瑞宇

重温旧梦逐新梦,甘舍小家融大家。碧血丹心融真意,春光如海暖天涯。

## 井工一矿之春

●王宏君

天倾塞北孕幽墨,莺将神兵凿地歌。掘进潜挖操绿箭,通风把柱固金罗。综采综掘加运转,保供稳产举措多。上下同心迎春喜,高质发展润平潮。

## 春天的诗歌

●闫关山

## 春风

日暖风和谢腊梅,冰消雪化冻河开。犁牛闹野耕耘梦,杏白桃红次第来。

## 咏春

塞北岁开元,街坊笑语喧。墙梅香且艳,鸽哨脆而繁。兴尽杯中酒,情痴水里鸳。

# 我的弟弟

●樊海霞

话从何处说起。弟弟每天下班后开车带我去各个景点玩,我知道他很累,说不要去了吧,他总会说没事。慢慢地,我们的距离又近了,他和我谈童年的事情,向我打听儿时玩伴的近况。说着说着,他会低头不语,我知道他是在怀想从前;说着说着,他就说吃不惯南方的米饭,现在胃不好,想念家乡的饭……说着说着,我就两眼含泪了,我说弟弟回北方发展吧,弟弟只是笑笑,说他有自己的想法,等他写完书,等他读完博,等他……

尽管放不下,可是,我不得不走,他不得不留。走的那天,我有很多不舍,有很多不忍,可是我不能说,不能表现,怕他难受。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分离,这样的聚少离多。我走时,他送我到广州,正好重感冒,我说不要送了,他说没关系,他从来都这样!他一直都在咳嗽,还陪我逛了很多商场,看了珠江的夜景……我不得不佩服他,这么大的城市,他开着车哪里都能认得路,可是,他怎么就不认得回家的路?

送我上了飞机,已是晚上11点,他还在夜晚开车回深圳,我很心疼。劝他早点回去,可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笑笑说没事。

上了飞机,我的泪水像决堤的水不住地倾泻——弟弟,我不想留下你,在陌生的城市。可是,我不得不走,你不得不留。我在夜幕中离你的距离越来越远,越来越远……听说,又是听说,你还要写第二本书,二姐很为你自豪。只是二姐想让你忙完了就回家看看,再吃吃家乡的饭,再看看家乡的人,再亲亲家乡的土地。

## 随感二首

●李敏

## 春归

寒破闻春去,风花晓眼前。细幽香薄迟,拂动玉台仙。

## 初雪

清游风带舞,飘洒落红尘。匝地狂飞泻,须臾素没淫。抚琴无得解,拟景或思春。疏影空山寂,禅门候鸟频。

## 立春

雄城气象新,美景实撩人。入眼欢娱盛,游园笑语频。龙腾花满路,兔跃玉垂银。共贺春荣信,乾坤又一轮。